

Cc 主义对话陈英杰：不可控，不完美，但鲜活如斯

Q

这次来到龙美术馆（西岸馆）与观众见面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A

首先我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能来到这么有代表性的美术馆做展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美术馆做个展。说起机缘，是去年王薇馆长有收藏过我的一件大型作品，她人也很谦和，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合作。当然还有白石画廊的推动，最终才有现在这个展览的呈现。

Q

这次来到龙美术馆（西岸馆）与观众见面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A

首先我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能来到这么有代表性的美术馆做展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美术馆做个展。说起机缘，是去年王薇馆长有收藏过我的一件大型作品，她人也很谦和，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合作。当然还有白石画廊的推动，最终才有现在这个展览的呈现。

Q

听说您父亲是国画水墨的爱好者，所以可以说您其实从小就有家学修养是吗？

A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水墨画。我觉得抛开媒介，抛开表现手法，它其实是非常现代的。我说的这种“现代”不是体现在艺术性方面，而是体现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层面，包括“中庸”处世之道、“太极”的阴阳与留白……我觉得古人的很多道理都是非常当代的。

后来出国接触了西方文化，在十八九岁还特别年轻、叛逆、冲动的时期，遇到了涂鸦这种很冲动狂野、很 underground 的创作方式。在我拿起喷漆的那一刻，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反差；可是随着日积月累，可能对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理解得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天生的创作冲动，拿着喷漆在街头狠狠干画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把中国水墨画运笔和写书法的方式融入到其中。

Q

但其实要用喷枪绘画还挺难的，喷是一种喷溅的行为，而水墨的毛笔是聚拢的，两者还挺不一样的。

A

虽然两种工具在物理层面的使用上截然不同，但抛开对绘画技巧的枷锁，重要的是表现内心的情感和精神。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认为这两个工具本身是连接的，它们同样具有“气”的精神性和物理性，一个是喷漆罐里本身藏有气压，通过气压把无限颗粒粉尘般的颜料隔空释放到画布当中，通过改变使用的距离和速度来实现笔触的大小，在这个“运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像书法运笔般的运“气”，所释放的能量就不仅仅是通过手部的运动，更多的是调动整个身体

的运动来实现整个绘画的跨度，正是这个独特的绘画媒介刚好连接着两种美学文化的精神，无界东西方。

Q

不少文章都会提到您早年街头涂鸦的经历和“涂鸦式山水”，那么如何平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A

刚开始大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出一个答案；但是后来发现有些答案并不清晰，也许本就是一个混沌的状态。直到最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开始自问：为什么大家一提起陈英杰就想起水墨和涂鸦？对我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具象的问题了，实质上我并没太刻意让这两者必须要成为什么，而涂鸦的反叛精神与水墨的基因早就在我的身体里像血液一样流淌，只要我拿起画笔，它们就自然生长。

野蛮生长本就是绘画重要的天性，经历不断重叠，想法不断在裂变，最后通过绘画链接起来，成为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作品。它们就像童年记忆一样，长大后你所有的选择和喜好都离不开童年的经历，经历这生命历程里不同的阶段，使其成为绘画的燃料。

Q

近年来，您行走山川，在大自然里创作和在工作室创作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A

我享受工作室创作的不被打扰，但在荒野里拿着喷漆罐与山脉对话更有绘画的探索性，在这不可控的环境里会掺杂着各种各样不稳定的因素，极速的降温，狂风骤雨，烈日暴雪……这些都成为了一件作品诞生的重要因素，邀请大自然参与到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拥抱一切条件，让这只无形的手四两拨千斤地实现绘画的可能性。

Q

说到旅行，是不是可以说您比较喜欢一个人在路上的状态？

A

我享受移动的状态，在变化里寻找变化。

Q

因为您在旅途中可能比我们更能明显感受到，一些自然景区成为网红打卡地之后，带来人流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环境问题，这些是否会反映在您的创作里？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山川自然本身的魅力？

A

其实也没有太多去强调风景这一块。过去创作动物系列和醒狮一些具象的画面更多是跟我的童年和接触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直到最近几年我开始转移到西藏地区，创作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在画画的时候开始思考，如果抛开宗教，抛开文化，抛开眼前的风景，我的绘画里应该剩下的是什么？甚至有时候还问自己：为什么拉了一大堆材料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绘画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记得在荒野里被龙卷风卷走绘画材料的那一刻我突然释怀了，绘画在哪里似乎变成了一个特别轻的问题，甚至不重要了，在那一刻卷走的不只是材料，还有我的执念和欲望。

Q

那您如何看待绘画灵感和旅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A

我们一辈子都在与外界纠缠，与此同时又在寻找和学习着建立一个通道与外部达成共识。事实上，在生活中我很难做到通过语言精准表达感受。长期的绘画已经成为了我连接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除了接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息以外，还有与世界万物的沟通，与自己的沟通，这是一个见天地见自己的过程。

Q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次的展览，您在当下这个时间点选择做这么一场个展，是代表自己走到了一个创作成熟的阶段吗？

A

并不是，我很开心这次在上海龙美术馆呈现我的最新个展，但保持美术馆的严肃性的同时，放开手脚大胆呈现同样关键。我的想法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因此比起展示那些大家已经熟悉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当下真实的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拥抱那些尤为可贵的不成熟、不完美，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当我进入这个展览空间的时候，我直接把它布置成了实验室的现场，幻想在西藏的荒野中遭遇龙卷风的创作时刻，带着作品和材料以一种新的方式拥抱临场性，让山川的经络生长在墙壁和地面，就像那些直觉总是以一种并非绝对性却一击即中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意识中，游弋在这个无重力的宇宙里。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线索和所投入的状态捕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WZs48IPQkebh2eB_MAYQ